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八

古閩黄道周石　斷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
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叅軍事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
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謂為
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
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
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
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徑襲城津戍百姓皆
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
劉藩所在軍人荅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望

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
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
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
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
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且鬪
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毅遂從大城東門出
不獨有智且膽勇兵足
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中
破折江信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
領前鋒將發將軍劉穆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

鄧艾今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
托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
便非純臣之語
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
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
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泝
鋪作便驚人耳目
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
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即棄船登岸渭
拿穩成勝方可爲此
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厲將士曰此是長安
城北門外去家百里而舫乘衣糧并已逐流惟有死

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功在此）即攻陷長安城城中六萬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歸留子義真及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此嘗武帝之過）後二人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語因斬鎮惡（忌心所使）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修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惡

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斷曰

鎮惡猛孫出身將門帝討劉毅請爲參軍鎮惡承命百舸先奔揚聲上兖直襲江瀆劉兵誤認縱入城闉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之北伐鎮惡有云咸陽不克誓不反輪三秦若定九錫望恩舟行入渭盡以爲神棄舟陸戰捹死立勲功成名就身早不存雖斬忌者寃亦無申

六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武兵起檄至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聲子延覽)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更索即日以叡爲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叡都督衆軍衆軍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

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看得明拒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拿得定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淝先是司馬胡景略至合淝久未能下叡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

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入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請走保三叉。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立之堤下。（妙在寡而不畏）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妙在臨事善謀）起戰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勤勞不惜深得爲將之道）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五（大有膽畧）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邵陽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奉詔而往過淵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即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

角截淵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叡募軍士善水者潛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知救至人百其勇叡結車爲陣魏將楊大眼自以勇冠三軍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

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馮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數十萬皆乞降以功進爵爲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

知○武○則○前○戲○非　孟浪

衆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欲

追仙理以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叡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

（此爲將之本）

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倣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爲梁名將

斷曰

韋叡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郎擁油幢衆請緩戰叡怒不揚旣而城拔方識其强再攻淝水魏救

忽倡請兵不及即以寡當力戰不却守死不慌築壘自固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泥木既定威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叡急救飛橋以行兵不旬日即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一灌敵即火燒濕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儒將名香

王僧辨

王僧辨字君才學涉該博騎射不穿甲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劉躬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辨計擒之由是以

勇畧爾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辨爲征東將軍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郎入羅城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宋子仙等因壘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辨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合法自妙）辨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門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乏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景

走朱方僧辨遂引軍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
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為將一大短）
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湘州
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為將軍尊事
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辨憚之然作連城以逼焉
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親舉旗鼓以誡（合洪自妙）
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辨別命多壘圍之自出
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銳蒙楯直進僧（此一舉大快人意）
辨據胡床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

辨後爲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辨爲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自救侯景反時奉命討伐子仙僞降命軍掩殺郢州既定建鄴進發風浪驚人拜平一霎景敗石頭功已昭祭火燒兵掠馭下無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達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嘗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

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爲安南將
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
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
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
遏淝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
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明徹曰
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
察彼敵情自能奮發成功
當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
建業景和懼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

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遏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憂薨

疾卒○

斷曰

明徹有心每思大舉○會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齊○衆議首鼠○徹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還救來頓兵○自阻徹笑挫鋒急攻其壘○一鼓而擒救兵退旅及周滅齊○復攻周士軍至吕梁○遏水灌敵至横輪○船路盡堵○諸將恐憂○敗謀各出○適徹病昏○一時無主水退舟沉○將軍被虜○既○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姚興死子泓劣乘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看得明透蠕蠕內寇人食又耗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慮得詳悉

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今姚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遂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上策也群議不以為然帝從群議遣長孫嵩督之戰于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

悔之晚矣

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兵南襲畔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殂帝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因語浩曰劉裕既因姚輿

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遂遣奚斤等南
伐斤請後畧地先攻城浩曰南人長于固守今以大
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
分軍畧地至淮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
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爲圍中之
物長孫嵩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
拔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迫于群議（大差者此）
故遣歸第有疑議則召問焉時議欲伐赫連昌群臣（爲將要先滅北）
皆以爲難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鈞陳

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瞑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

盡不欲行惟浩贊成之赫連降太史張深因說帝曰
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
兵北伐必敗帝意不決召浩與辨浩因難深曰陽者
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
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
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
（更解得明）（解得明）
饑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爲東不妨
（更解得明）
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
遠圖況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大破旄
（獨）

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國衆也顧陛下勿疑帝大
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
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
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
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安我息其
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已久故
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
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

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擄獲數百萬高車殺蠕
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
如浩所料太武賜高車渠帥酒食因指浩示之曰此
魏志如浩者不淺尚其在說于群蕭真不可解
人纖疲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于
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我令至此矣俄而南藩
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伐逆擊之
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
譬察敵情有如觀火
賊喪膽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衛不虞非敢

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若往逆
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來
（未嘗不備）
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
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恐賊至自陳兵少求簡幽州
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僉議以
爲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
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
（名將所至）
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
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張虛聲而
（結構明白）

受實禍也吉又陳天時不利今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于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等屯潁州於是寇來遂

狹帝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召浩問之浩曰
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時潛軍而出

遇原不禮

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令諸
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已議不用遂沮誤
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覲闕叛賊薛永宗壘出兵欲
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此時尚未
知陛下自至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

此則二定

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
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

夜遁詔問浩曰蓋吴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
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吴營去此六十
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
論甚明奈何不聽
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吴令軍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後
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
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吴遁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
從乃渡渭南吴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
既悔復信讒慝甚
所克帝悔之後因譖誅浩

斷曰

崔浩學士爲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兵衆議逆
戰戰敗悔羞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略地衆欲
城求經時不拔忌浩譖勾赫連可伐衆轉衷猶力
請掩擊功力坐收蠕蠕之衆盡獻上獻惟浩占象
大破旄頭帝從往伐所獲山丘鎮兵恃守防兵欲
周浩曰防急招寇爲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
而用用蕪不酬奈何讒譖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
悔方尤

于謹

子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及元纂討蠕蠕宿聞謹名辟爲鎧曹從事令率二千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爲賊所圍謹所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擊追騎乃得入塞時魏末喪亂群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单馳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欵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討鮮于修禮停車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

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
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
乃立榜募獲謹者重賞謹聞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
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
束身詣闕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
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怒而
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并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
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進平凉謹乃言于周文
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公負超世之資懷濟世之

畧遠近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周文曰何以言之謹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近群凶若明公請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亂桓公之業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勅進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納之旣而齊神武還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周文攻邙山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于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

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仇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

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
有齊氏之患謂力不能分且繹儒而無謀多謀少斷
○○○敵○情○如○見○○○○
愚民皆戀邑居惡于動移所以用其下策謹乃遣將
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于外城廣輪六十
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翌日西縛而
降殺之立蕭詧為梁王謹振旅而還周文親至其第宴
語極歡謹自以望隆位重願保優閑乃先上其所乘
駿馬及所著鎧甲周文識其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
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後以疾甍謹有智謀善于事上

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參往來從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為將才智相兼被閫寄焉方自保全善諸國語賊中周全三萬餘戶一旦驕虜膺驚被讒並謹禍連謹赴榜下見后訴冤訴王忠欵后方釋然周文超世于謹素讚關中天府秦漢所先開文信悅偕攻邙山戰齊不利偽降道邊大軍過盡後擊以

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
謝事君臣何嫌爲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爲齊都督見鵰飛
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鵰都督齊受禪進爵（可稱神射）
鉅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
光率騎五萬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餘
僅身免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渡恒以冬月

守河權永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永懼周兵之
（忠在此）
逼光憂曰周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
（才勇在此）
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禦之鋒刃纔交周
人大潰詔加右丞相又率衆築平隴等鎮韋孝寬等
來逼平隴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
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
而還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
（忠又在此）
常種禾飼馬今賜人無乃闕軍務乎每行兵用胡人
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終日不坐

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妄殺衆樂爲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

亦爲將之難得者

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憚後遭讒被殺血流于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鄴

斷曰

律光何人落鵰都督北齊受禪進爵鉅鹿用將來攻斬如破竹再鬪洛陽遂絕糧穀奉詔禦之禦之甚速鋒刃纔交敵先屠戮既破汾水宜陽又逐結

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讒言太毒無故遭誅今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征伐牧圉攸分（使有分辨）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先請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

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憲曰才用有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永業來寇詔憲出宜陽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于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為威容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憲嘗以

兵書繁略自刊爲要略五篇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帝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入拜相帝曰

眞足漢之恩千古

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爲不能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汝今

晉帥立中爲節計 可謂處之宜也

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爲庵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

賊猶致疑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
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勅追還率兵夜反
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
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陣齊領軍段暢追至橋
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揚
憲名亦爲精之要
鞭去不敢追憲即命還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
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又晉州諸軍總
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
看是矣
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

潰齊王遁走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
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之候騎執
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大言）
汝等即放還反令充使乃與湝書憲至信都擒湝及（堅之耳）
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
人憚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群文帝賜馬取駿為騮色既出
類牧圉又分帝喜智識過不猶人撫蜀擇守憲即

自任○既而受命○綏果得民○屢與晉戰○戰必立勳○或行詭道○或以名聞○或請破敵○頃刻而奔○就間用間○妙若轉輪○爲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將蕭寶寅作亂○乃詣闕請爲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寬行宜陽郡事○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

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跡若火
下書者還令諜人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略
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
琛等崤澠遂清尋移鎮玉壁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
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
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
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詔
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于城南鑿
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

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應○得○妙）
擒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
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應○得○太○妙）
戎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
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于空中其車（應○得○又○妙）
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
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大竿一來以鈎（應○得○入○妙）
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
道分爲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

樓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扞之敵
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
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
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
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
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
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
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殂周文帝

嘉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鎮
玉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
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人動
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託以心膂令守
城盆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盆首以
善于用人
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
抄掠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可誅翦欲當其要
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懼孝寬
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

二日偽境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
先[illegible]定故能成功
三日軍行并二日不到我之城塹足以辦矣乃令築
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
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克
就卒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
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
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
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于
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

署汾北遂築城守之齊丞相斛律明月至汾東謂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衝要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詞令）陰陽（亦妙）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連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明明小計）嚴作謠歌曰（竟作人謀）百升飛上天（百升指）（斛也）明月照長安令謀人多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果被誅武帝志在平

齊孝寛上三策第一策欲出軹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悍以觀變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武帝用其第三策遣使重幣聘齊後遂大舉而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寛鎮玉壁武帝東巡過之孝寛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前驅武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寛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救孝寛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寛克其四城因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後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寛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

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遲先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覺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諭驛將日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以待之迥先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輙停留遂追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雉堞堅固

（高識在此）

（看着俱妙）

廻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寛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破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主見自高）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陵大破廻先子惇惇輕騎奔鄴因軍進次於鄴廻先自出戰又大破之廻先窮而自殺關東悉平孝寛屢抗强敵有功先所經（此其所以爲妙）畧布置之物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斷曰

周將孝寛關西男子離間敵人只須一紙齊君特强玉壁兵起遍地横戈沿城立壘孝寛守之氣不

少靡外築山攻內接樓以抵外挖地穿內挾塹止外
立竿燒內置鉤毀百計摧殘千方料理相拒六旬
未加一矢無奈遁歸烈而已矣汾北離南胡屯蜂
蟻高築一城遂分彼此斛律將兵為齊所倚間以
歌謠因而誅死三築平齊四城戰圯大破廻先功
殊足紀所以英名標之青史